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娼妓類

公娼私娼 古有官妓，今無之，然有公娼、私娼之分。納捐於官中，略如營業稅，得公然懸牌，可以出而侑酒、設宴於家者為公，反是則私。至業此之錫，所蓄錢樹子，悉為其假女，姓名皆偽託，閱時稍久，遂不可問，公私皆然，固不僅年齡之不能確計也。

妓有花榜

伶之花榜行於京師，而妓之花榜則屢見不一見，亦以狀元、榜眼、探花甲乙之。一經品題，聲價十倍，其不得列於榜者，輒引以為憾。然其間之黜陟，亦係乎個人之愛憎，且亦有行賄而得者，其不足徵信，亦與伶之花榜無以異也。

順治丙申秋，松江沈某至蘇，欲定花榜，與下堡金又文招致蘇松名姝五百餘人，選虎丘梅花樓為花場，品定高下，以朱雲為狀元，錢端為榜眼，余華為探花，某某等為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、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三、五十四、五十五、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、五十九、六十、六十一、六十二、六十三、六十四、六十五、六十六、六十七、六十八、六十九、七十、七十一、七十二、七十三、七十四、七十五、七十六、七十七、七十八、七十九、八十、八十一、八十二、八十三、八十四、八十五、八十六、八十七、八十八、八十九、九十、九十一、九十二、九十三、九十四、九十五、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、九十九、一百。

順治末，蘇州有金某者，為相國之後之宗人，恃勢橫甚，而家亦豪富，為暴甚多，前有殺人事，未白，復集全吳名妓，品定上下，為臚傳體，即花榜也。約於某日，親賜出身，自一甲至三甲，諸名妓將次第受賞。虎阜，其唱名處也，傾城聚觀。時李森先奉旨巡按至吳，廉得之，急收捕，并訊殺人事，杖數百，不即死，再鞠，斃之。

乾、嘉時，顧姬霞娛工曲能詩，居揚州姜家墩。錢湘舲遊邗上，於謝末堂司寇筵次品題諸妓，以揚小寶為狀元，霞娛為榜眼，楊高三為探花。

光緒丁丑，上海有書仙花榜，凡名姝二百有八人，而以一花比一姝，各區品目，並列評語。一麗品，王逸卿，芍藥，獨擅風華，自成響逸。二雅品，李佩蘭，海棠，天半朱霞，雲中白鶴。三韻品，胡素娟，杏花，風前新柳，花底嬌鶯。四玲品，李琴仙，珠蘭，雲天氣概，冰雪聰明。五逸品，李寶卿，玉簪，秀韻天成，逸情雲上。六清品，袁月仙，薔薇，奇花初胎，生氣遠出。七真品，胡寶卿，木香，流水今日，明月前身。八時品，朱秀卿，杜鵑，鐵中錚錚，庸中佼佼。九練品，朱素蘭，藍菊，躡跡寰中，舉頭天外。□依品，朱幼卿，蜀葵，珠光射斗，劍氣沖霄。□一英品，朱管卿，茉莉，後來之秀，實獲我心。□二釋品，朱榮卿，牽牛，駢枝並蒂，合璧聯珠。□三禮品，趙文翠，紫薇，瑤臺碧日，瓊海珊枝。□四情品，黃寶卿，木芙蓉，弱不禁風，嫩還怯日。□五名品，朱湘卿，玉蘭，嚼花吹葉，抱月彈風。□六俊品，吳麗娟，梔子，明漪絕底，清露未晞。□七能品，朱鳳娟，玫瑰，周旋中規，折旋中矩。□八柔品，周愛寶，山茶，綠水鴛鴦，青春鸚鵡。□九幽品，朱佩卿，月季，寶鼎香濃，繡簾風細。二□豐品，朱玉卿，繡球，嶽山之鶴，華頂之蓮。二□一循品，沈永卿，鳳仙，盈盈秋水，淡淡春山。二□二冶品，朱素芳，碧桃，碧桃滿樹，白雲初晴。二□三姣品，陳月娥，茶蘼，超心鍊冶，著手成春。二□四媚品，楊雲卿，萱花，花開含笑，草種忘憂。二□五膩品，劉文卿，夾竹桃，桃李春風，梧桐夜雨。二□六腴品，汪素娥，石榴，癢堪搔背，痛擬捧心。二□七穩品，金素娟，蠟梅，好鳥枝頭，落花水面。二□八豪品，陳芝香，雞冠，耳際風生，鼻中火出。

光緒戊子夏季，上海又有花榜，凡□六人。其第一曰文波樓主姚蓉初，入座留香，當筵顧影，豔如桃李，爛比雲霞，以色勝。第二曰懺素齋主張素雲，豔態迷離，神光離合，豐肌雪膩，媚眼星攢，以態勝。第三曰小廣寒宮仙子陸月舫，體比梅肥，氣同蘭馥，端莊流麗，幽逸風流，以靜勝。第四曰媚春樓主朱素蘭，半面兜情，雙眉起秀，明眸送媚，憨態消狂，以態勝。第五曰蘭芷館主呂翠蘭，粉面呈妍，清臚流盼，珠光四映，玉色遙參，以色勝。第六曰語紅樓主王月紅，麗如月朗，妍比花鮮，貌似珠圓，肌同玉潤，以色勝。第七曰韻珠樓主張善貞，逸響凌雲，妍姿瘦月，歌筵盪氣，夢枕銷魂，以度勝。第八曰絳跗仙館主林黛玉，蓄意纏綿，含情綿邈，嫣然一笑，神在箇中，以韻勝。第九曰湘春館主胡月娥，粉裝玉琢，雪媚花妍，鼻準堆瓊，眉峰橫翠，以色勝。第□曰蘭語樓李秀貞，以貞存心，其秀在骨，態濃意遠，語媚音嬌，以情勝。第□一曰瓊蕊閣主張月娥，薄嗔含嬌，蓄情寄笑，桃花釀色，蘭蕊流芬，以情勝。第□二曰綺霞閣主唐紅玉，容比月圓，視同姻媚，唐環漢合，大玉明珠，以豐勝。第□三曰環碧樓主楊翠芬，秀外慧中，豐碩秀整，號肉屏風，稱大體雙，以豔勝。第□四曰涵碧樓主林湘君，腰細楊柳，臉媚芙蓉，秋水凝愁，遠山蹙黛，以態勝。第□五曰飛雲閣主姚雪鴻，宜笑宜顰，若近若遠，意藏於靜，神注於嬌，以媚勝。第□六曰凝秋樹主朱素芳，素面呈嬌，纖軀逞媚，婀娜流利，竟體芳蘭，以娟勝。

妓之奉客

妓之所以奉客者，夜度而外，曰侑酒，清歌一曲，足以怡情，此外則或飲或博，無非作為無益而已。

跳槽

跳槽頭，原指妓女而言，謂其琵琶別抱也，譬以馬之就飲食，移就別槽耳。後則以言狎客，謂其去此適彼。不得其解，或本元人傳奇，以魏明帝為跳槽語也。

烏師

烏師者，妓院之樂師也，南方皆有之。妓出而應徵，烏師輒攜胡絃以從，於席次佐曲。

京師之妓

京師皇華坊有東院，有本司衙衙。本司者，教坊司也。又有句欄衙衙、演樂衙衙，【後改眼藥衙衙，在四牌樓南。】其相近復有馬姑娘、宋姑娘衙衙、粉子衙衙，出城則有南院，皆舊日之北里也。順治初，沿明制，設教坊司。

京師指妓館所在地曰衙衙。衙衙者，火弄之音轉耳。凡小巷皆曰衙衙，而獨以衙衙為北里代名詞，遂以游妓館為遊衙衙。又指妓館曰小班。小班之名，起於光緒中葉，內城口袋底、磚塔衙衙等志，均有蓄歌妓者，曰小班，以別於外城劇園名某班某班者云爾。自經庚子之亂，內城歌妓星散，而外城各妓館遂沿襲其名，非□年前之舊也。

丁酉、戊戌間，南城娼寮頗卑劣，視韓家潭之伶館不如遠甚。其規制，大抵一果席，二金又當□錢四緡，其次則不設宴，不歌曲，但可留宿，費當□錢二□緡耳。費既少，妓之程度亦甚卑下，僕御走卒得一金，即可強邀一宿，群妓亦欣然就之。蜀南蕭龍友調黔卒里使窟穴其中，非虛言也。

京師妓館分三級，一等即小班，二等謂之茶室，三等謂之下處。此乃營業等級之區別，別有南幫、北幫之稱，則地理上之關係也。

妓寮向分南北幫，界限頗嚴，南不侵北，北不擾南。大抵南幫活潑，而不免浮滑，北幫誠實，而不免固執。南幫儀態萬方，酬應周至，若北幫則床第外無技能，假抱外無酬酢。顧亭林論社會情況，以「閒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」評南人，以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」評北人，觀南北兩幫之妓女亦猶是也。

北幫妓女，例有上車、下車之典禮，客必賀之。

北幫之養幼女者，教以彈唱，稍長，令至衙院為妓，得賃金，京師曰領金，亦猶蘇滬之稱本家者也。歲時，妓恒歸省之。

大了，北幫妓院有之，率為四五□齡之老婦，管理全院之事，意謂妓與客一切之交涉，皆可由彼了之。妓欲留客，亦必向其請命，得其同意而後可。

南幫妓院例，男傭之外，又有女婢以供驅使。而北幫妓院反是，房中役使之者，皆青年子弟，稱之曰茶壺。

北幫妓院之妓及傭，對於顧客，恒為同等之待遇，即有軒輊，亦不形諸面目，且不以衣飾之優，劣定遊客之等級，南幫則不然。

合南幫、北幫計之，在光緒丁酉、戊戌間，僅三〇七家耳，一家不逾〇人，少僅三五人。生客以排果席為相見禮，一次給現金，此後則皆之記之於簿，以故逃債者甚多，掌班者虧累不支，倒閉相屬。庚子亂後，改絃更張，此輩乃得藉以自存，而章制亦略有變更。入門，座客盈室，奴導入小屋中憩息，謂之坐櫃房。前客去，乃引入所親室，謂之到本房。約坐一小時，攬衣起，出擲銀幣一圓於案，鏗然有聲，謂之開盤子。客留住宿，夜度資費銀幣八圓，亦有〇二圓者。

光緒末葉，攜人勒贖之風甚熾，妓之著名者，每出門，輒被擄，故相戒不敢出局。業此者，北人謂之渾渾。庚子亂，渾渾多戕死。警署立，又實行保衛，各妓衣服麗都，徹夜來往，老妓見之，咸謂別有天地，非復人間也。

京、滬冶游，有一異點。滬之長三，非有確實之介紹人，不能入門，蓋純係以信用為主，屬人主義也。京師則不然，無論生張熟魏，識與不識，皆可問津，且大了高叫見客，妓即相率而出，任客選擇也。

冶游者夜手一紙製白小燈，入其門，謂之闖門子。燈為娼家所贈，甲所贈，攜入乙門而捨之，出乙門，則乙又贈之，以入丙門矣。以是之故，妓寮門內，皆懸紙製白小燈纍纍。入門，群僕旁立，大呼見客者，上門桁以朱色紙署其班名，紅色布二三尺許，垂於門端，門燈大書「鴻禧」二赤字者是也。

京師酒館，不能召妓侑酒，若在妓院肆筵設席則可。

有所謂割靴者，以甲眷某妓，而其友某乙於暗中復狎暱之也。二人共狎一妓，則稱為靴兄靴弟，而伶界亦有此言。

或作《燕京雜詠》，其一云：「金粉飄零燕子磯，空梁泥落舊烏衣。如何海外鷓鴣鳥，還傍華林玉樹飛。」蓋指東西洋娼妓雜居內城者而言也。自光緒辛丑和議以後，京師禁令大開，東單牌樓二條胡同第一樓者，初為日本娼寮所在，馬櫻花下，人影僅僅。繼而改為西娼，門前遂漸冷落。

道光以前，京師最重像姑，絕少妓寮，金魚池等處，特輿隸溺集之地耳。咸豐時，妓風大熾，胭脂、石頭等衢，家懸紗燈，門揭紅帖，每過午，香車絡繹，遊客如雲，呼酒送客之聲，徹夜震耳。士大夫相習成風，恬不知怪，身敗名裂，且有因之褫官者。

京師之伶不敢謁妓，卒然遇之，必屈一膝以致敬，稱之曰姑姑，妓則貽以手巾、荷包等事。光緒庚子以後，伶漸縱恣，與妓會見，則不然，其後且有相狎者矣。然妓女若與優伶共宿，則人皆賤之，若與闖人共宿，則聞者不復顧。

天津之妓

天津密邇京師，水陸交會，俗頗奢靡，故聲色最焉，纏頭豐侈，游人紛沓。國初率多土著，泊康熙時，秦、晉之妓亦聞風而靡至矣。然佳者蓋寡，其稍稍出色者，即不能留也。至光緒時，妓館之上等者，皆在侯家後，有南幫、北幫之別，更分為小曲班、坐排班各等。蓋自汽船通後，南幫妓至，遂日盛一日矣。南幫多蘇、揚人，北幫多直隸人。

北幫女間自稱曰店，其龜鴛曰掌櫃，假母曰領家，領家所居之處曰良房，指引桃源之人曰跑洋河，一曰跑河兒，稍佳之處曰大地方，次者曰小地方。客至，男僕相迎，讓客歸坐，即捲簾大呼見客，則諸妓相率而至矣。客選中某妓，則開煙盤，打茶圍，曰坐過，收夜度資之半也。客有故稱不中意而行者，謂之打糠燈。至暮，遊人甚夥，東出西進，彼往此來，尤以營伍中人為多，人稱為大袴腳，間有專以打糠燈為事者。等而下之，則在西城外之西關及紫竹林。租界外亦有土娼，所居多矮屋泥垣。

狗男女者，天津下等妓院之名稱，次於小曲班、坐排班者也。光緒時有之，下流社會之人趨之若鶩。若曰此等男女，不擇地，不擇偶，而隨在可合，如狗之奔走道途，急急求歡也。

粵妓多在紫竹林，衣飾簪珥，迥異北地胭脂，俗稱曰廣東娼。然皆北產而為粵鴛所豢，因習其語言，從其風尚也。

距天津城之西三〇里，有地名楊柳青者，瀕運河，人家皆曲折隨水，多樹，繞屋扶疏，中多女閭，始於順、康，至光緒之初葉猶未衰。

開封之妓

開封之妓，上者曰馬班子，居第四巷，或寄居逆旅以伺客，蓋藝妓也。其住會館衙衙者，則專以夜度為事。

鄭州之妓

鄭州亦有馬班子，善謳謔調，若招使侑酒，須錢三千文。其至也，有男傭鳴鑼為導，且行且擊，蓋預報其至也。逡巡間，妓隨之而進，屈一膝，偏向座客行禮，乃就坐，問座客姓名，行酒畢，手持上有劇目長可尺許之扇，乞主人點曲，主人還以讓之客。點一曲，更賞錢二千文。其下等者，日奔走於鐵路之沿軌，伺過客，隨之入逆旅，鬻客點曲，或且留宿焉。客不屬意，輒出房盤旋於院中以避之。

奉天之妓

奉天之妓院，俗呼為窩子，分三等，上等曰京班，中等、下等皆曰堂。大率為京、津、山左之產，而絕無土著。彈唱時，用二胡，皆大鼓調、梆子調也。間有一二能西皮、二黃者，則居為奇貨，聲價〇倍。光緒乙巳以前，衣色尚紅綠，首飾尚長大，塗抹脂粉，自謂美觀。與人對語，口中時有惡臭，則好食蔥蒜之故也。

光緒末葉，奉天衙署局所多南人，而江、浙人尤多，於是妓界始有揚州人，繼則蘇州、杭州名妓亦漸有至者。風尚所趨，以致北妓亦盡效南人妝飾，衣服姿態，為之一變，有南班子、北班子之分。至丁未，官廳以各妓散居，不易檢查，特於西關外改築馬路，直通鐵道，以餘資創平康里五街，建屋百餘間，使妓院聚於一處。有私行賣笑者，查出懲之。

妓院之規例，其始惟上盤子、留宿二事而已，罕有叫局者。自平康里既成，南妓絡繹赴奉，一二街中，南妓實居多數，並有南北合院者，北妓亦盡效南妝，始有花酒、和局等種種繁費。惟叫局尚須銀幣五圓，以須侍坐與客同散，不若上海之一唱即去也。

客游於妓院，入門則妓出迎，謂之見客。客選定一妓，謂之招呼。其最上者，所費之銀幣，上盤子二〇角，夜度及博各一百二〇角，置酒二百八〇角，便餐一百八〇角，侑酒五〇角。

客初至而欲留宿，須先上盤子，蓋以呈身為方針耳。留宿須先給資而後入房。而妓女與客有染者，以打罵為親愛，否則客必鬱鬱不歡，以為大辱。客至一次，須上一盤子。而規則甚嚴，客狎一妓，凡客之戚友曾同往一次者，即以老爺、二爺呼之，以客禮相待，不能再上盤子，非本客斷絕，別狎他人，不能接待，否則錢雖多，不可也。

土坑，最下等之妓也，旗、漢皆有之。夜度資有銀幣三圓、二圓之別，其狎客以中流社會之人為多。

土窩子皆土著，入夜，客挾制錢五六百文以往，即可於翌晨出門，所往者為販夫走卒。

蘭州之妓

蘭州之妓，皆為私賣，且〇九非土著，大率各省之官幕兩途，流落隴中，不得已而賣淫者。狎客相語，甲曰「今日吾見某太太」，乙曰「今日吾見某師奶奶」也。

山東大道之妓

同治朝，南北汽船未通之時，凡驟車所經處所，必有逆旅。遵陸者輒於日暮投宿，卸裝入戶，恒有所謂小媳婦兒者隨之以進，手抱琵琶，鬻客點戲，強聒不休，夜闌燈灺，即可留髻，否則亦必唱一二曲，得有酬資而後去。其劣者，則薄予幾錢，亦退矣。惟面目類皆醜惡，濃抹脂粉，高髻緊袴，僅見其剛健而不見其婀娜也。

蘇州、揚州、清江之妓

古之佳人，大抵出於燕、趙，實指妓女而言。晚近以來，則以揚子江流域之江蘇為多，蘇州、揚州、清江皆有之，引類呼朋，分往各省，南之閩、粵，北之遼、瀋，無不為其殖民之地。亦以舟車大通，無羈旅行役之苦，有賓至如歸之樂也。

江蘇多美婦人，不獨蘇州也，而蘇為尤美。但以娼妓言之，金閨名姬，所在皆有，其在上海者無論矣，近而浙、皖，遠而湘、鄂，且北及於燕、趙以出榆關，所至為人歡迎，固著稱於通國也。他若揚州、若清江之隸名樂籍者亦多，惟行蹤不甚遠，亦猶汽

車、汽船未通以前之情狀耳。

院女之稱姑娘，自蘇滬外，各省皆然。

蘇州之妓

蘇州為東南一大都會，俗尚豪華，賓游絡繹。宴客者多買棹虎邱，畫舫笙歌，四時不絕，垂楊曲巷，綺閣深藏，銀燭留髡，金觴勸客，見之者輒疑為天上人也。

蘇之蓄妓者若置產，曰該討人。妓欲嫁人，非出錢與之以自贖不可也。

官人，分任官職者也。「知人則哲，能官人」。又稱人之有官者，韓愈《王適墓誌》：「一女憐之，必嫁官人，不以與凡子。」《宋史》：「岳雲年□二，即從張憲戰，多得其力，軍中呼為贏官人。」其後常人亦冒此稱。《武林舊事》所載，有金四官人以棋著，陳三官人以演史著。《夢梁錄》所載，有徐官人幞頭鋪，崔官人扇面鋪皆是。久之而亦稱妓為官人，蓋言其受轄於官而非私娼可比，類於古時官妓之為在官人役也。後又曰信人，然非《詩》之「命彼信人」之為主駕車馬之官，徒以官而誤為信耳。

女傭之已嫁者曰娘姨，未嫁者曰大姐，隨妓應召而往曰跟局。妓以齒稚貌陋，不能度夜，而以娘姨、大姐之名義代小先生營業者，曰打底娘姨、大姐。且有曾為妓而忽降為跟局者，又有向為跟局而忽升為妓者。

乾隆時，蘇之船娘碼頭有餘，即購樓臺於近水處，几案整潔，筆墨精良，春秋佳日，妝罷登舟，極煙波容與之趣。薄暮維船，登樓重譙，添酒迴鐙，宛如閨閣。遇風雨，不出門，至酷暑嚴寒，雖千呼萬喚不出也。

光緒初，蘇州之湖田，平康最盛，有數百家。及闖商埠於青陽地，妓館遂多。未幾而又移之於閶門外矣。

上海之妓

上海以有滬濱在邑之東北，故俗稱曰滬。一隅之地，靡麗紛華，甲於通國。花為世界，月作樓臺，自夜向晨，徵歌鬪舞，由城外以達城內，固所在皆如是也。

滬自嘉、道間名流踵至，提倡風雅，領袖章臺者，如王月仙、褚雲孫，固一時之秀也。其時朱某、陳某以財雄，丁某、王某以俠著，閩粵大賈固皆擁有巨貲，不惜千金為此中生色也。

道、咸之交，妓院皆在城中，虹橋左側，鱗次以居，妍媸畢具，門戶各分，以產於蘇、常者為佳，土著次之，維揚、江北又其次也。修容飾貌，爭妍取憐，所著衣服，競尚新裁。

唐家街有二，唐瑜之故宅也。在魚行橋南為東街，在闔水橋西為西街，悉麗人所居。途雖邇迤，游蹤競集，粉壁明窗，備極閒雅。每至更闌人靜，琴韻簫聲，猶徹牆外。閩、粵大腹賈擁厚貲者，遨遊其間，意有所屬，輒張夜譙，鬪酒藏鉤，樂無逾此。纏頭一擲，動費不貲。

梅家街以梅宣使得名，地頗幽僻。每有麗姝，避喧趨寂，僦屋其中，靚妝雅服，位置自高，羞與市倡為伍。惜有鋤蘭惡客，斫桂荒情，摧折百端，以致一月數遷，不遑安處。

鴛鴦廳側，地亦幽深，□餘家相連屬。每有闖閨豪家，月出數□金，供其揮霍，自此閉置閑房，他客不能見矣。然間多點者，俟其他出，則竊召所懼，啗以重金，甘為野鴛，恥作家雞，煙花本質，往往然矣。故鮮有能謝客杜門，日不下樓者。

虹橋西南為白柵，曲折以行為西倉橋，白柵南為張家街，其地附近，多藏名姬。間有雙趺不纏，而姿首明秀，稍著名譽者，大概來自吳門，無所依著，遂不得不作此生活。

咸豐癸丑以後，妓院漸移城外。馬路既建，闖閨日盛，層樓複閣金碧巍煥，又得名花以點綴其間，於是趨之者如鶩。庚辛之交江浙淪陷，士女自四方至者，雲臻霧沛，遂為北里鉅觀。

同治初元，東南兵亂，僦居者眾，貿易繁盛，利市三倍，青樓中擁厚貲者，指不勝屈。丙丁以後，亂既底定，富商殷戶皆各回鄉，闖閨遽為減色，擲纏頭者非復如前之慷慨矣。

妓院之房闈，多以西洋印花紙糊牆壁。所置扇屏燈幔，悉畫墨梅，頗有雅致。陳設各物亦極精麗，掛壁則有鑲金大鏡，近窗則有軟籐睡椅，別以獨腳小圓几列水果其上以供客，呼為百靈臺。蓋所蓄百靈鳥籠中必有小圓臺，此則取其象形之義也。

同、光間，滬城之妓，皆在老北門內沈香閣東，最著者為朱家莊。過小石橋為季家街、畫錦坊，西為薛街，深街曲巷，別有洞天。循徑而行，菜畦數弓，柴扉雙板，自饒幽致。每日薄暮，紅裙翠袖，歷亂簾前，目不給賞。流盼送媚，則榮陽墜鞭；選美徵詞，則群花奪寵，可不謂其盡態極妍與！

是時也，公共租界之南京路一帶，亦為冶葉倡條棲止之所，然大半鳩盤茶，不足當雅人一盼。每當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塗脂抹粉，遍倚市門，遇鄉氓之抱布貿絲者，輒目挑手招，必欲羅致幕下而後已也。

至如城外之臨河一帶，自北至東，亦多娼家，編竹為籬，搏泥成壁，湫隘殊甚，稍自愛者每不屑處。然亦有佳麗雜處其中，非由操術不工，即由名譽未噪，託跡下流，為時白眼，雖名士失所，何以加茲。

滬上地隘人稠，租界屋宇，鱗次櫛比。光緒初，大小妓院遂皆集於是，凡三幢兩廂之屋，輒有數妓分居，長三、野雞皆然。而么二所居，間有廳事，故自其門外觀之，么二規模轉較長三為宏大。野雞之善於鋪張者，亦與長三相類。惟無論長三、么二、野雞，其門口必有一牌，標題姓名或別號於上，牌以木製之，髹以漆，精者為銅為玻璃，且有書姓名於燈者，尋花問柳之人益易辨認矣。

道光以前，上海黃浦多泊賣鮑，土人每以舟載妓應客，舟子輒高聲呼曰：「客欲喚妓乎？」客應，即移棹至矣，衾裯笙笛，無不具備，拂曉輒去。亦或與西人結交。西人即汽船之舟子也。其舟全身白塗，俗謂之白肚皮船，皆泊浦心。舟中所攜紅毛酒，貯以玻璃瓶，色紅味甘，辣如丁香，功勝媚藥。楊徵男嘗有《淞南樂府》云：「淞南好，海舶塞江皋。羅袖爭春登白肚，玻璃卜夜醉紅毛，身世總醜醜。」

黃浦之近虹口處，有西洋妓艘，歲一二至。華人之能效其語言者，可易服裝而往，纏頭費亦僅二□餘金。

妓院初有規則，至光、宣間而蕩然無存。客蒞院，妓侍坐，婢媼遙立，伺應對，後則嬉戲成風，諧謔雜作矣。客初就坐，妓自進瓜子，婢媼進茗，茗碗必有蓋有托，後則以無蓋無托之瓷甌進矣。客設宴，妓自進酒進饌，閨院諸姬皆入室致聲，雖翩然即去，亦必一一酬應，久之，此風惟行於么二矣。

鴛婦羅致人才，出金錢聘姊妹花，以實院中，謂之帶擋。如別有所適則完壁歸趙。名妓帶擋，有多至數百金者。而不逞之徒，垂涎獵食，擇肥而噬，自謂花護金鈴，實則子傾錢樹也。

鴛婦之別稱為本家，親生女之在院者，無論為妓與否，皆稱小本家。惟私通奴僕，則以良家子女之犯奸視之，而加以責罰。所蓄養女俗謂之曰討人者，亦以阿姆稱本家，視之如母。

各妓出局侑酒，片刻即去，例歌一曲，有時或不發聲。且客以茶話飲博而至其家，其位置自高者，且難一面。妓於客私有所索，其費謂之小貨，方法不一，或託言還債，或使客代償衣飾費，或徑言告貸。

妓院之徵收客資，例於端午、中秋、年終。客每有屆時而避匿不見者，或不名一錢，或不能清償，謂之漂帳，蓋如物之入水而漂去也。

論滬妓之差等，輒曰書寓、長三、么二，是固然矣。然在同治初，則書寓自書寓，長三自長三。蓋書寓創設之初，禁例綦嚴，但能侑酒主觴政，為都知錄事，絕不以色身示人。至光緒中葉，書寓、長三始併為一談，實則皆長三也，無專以說書為業者。即謂長三為冒充書寓，亦無不可。

長三者，最上等之妓也，以應召侍座，例取銀幣三圓，故名。普通稱之曰先生，年長者曰大先生，處女曰小先生，非處女而冒

稱小先生者，人稱之曰尖先生。

客之於長三也，非由書樓點曲而相識，亦必有人為之介紹。至其家作茶話，曰打茶圍。客入門，即有男傭高呼客來，其女傭必出而相迓。茶圍不給錢，茗飲以外，有水果、瓜子、鴉片煙、水煙之相餉。新歲元宵以前，第一次往，妓出果盤敬客，謂之開果盤，可給銀幣二圓，或六圓，或二圓，至少亦一圓。

叫局，召妓侍座之謂，例須銀幣三圓，旋以欲廣招徠，改為二圓，後又貶值至一圓。不問生熟客，皆可召之。如有素識之娘姨、大姐在其處，可於箋上書明某某跟局字樣。同座之客，若為舊相識，遇之亦可轉局。局錢，熟客年節結，過路之客則臨時結算，么二亦如之。光緒季年，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征收曲戶轎捐，妓應徵召，不乘轎而坐男傭之肩以行。慮或墮也，則一手據其顛，雖年逾花信者亦然。傭若意甚得者，腰腳挺勁而趨風，而江寧、揚州、鎮江亦然。所謂喫酒者，置酒於其家也，每席銀幣一圓，下腳【犒賞男女傭者。】五圓。新歲元宵以前及冬至夜酒，下腳加倍。酒錢、局錢隨後結算，下腳飲畢即付。在打唱【如佳節及壽日等，妓家多有打唱。】之日，每席點曲二齣，另賞二圓。如遇清明、立夏、端午、七夕、中秋、重九、冬至、燒路頭、【即迎接五路財神之謂。每節二次，曰開帳路頭、收帳路頭。】宣卷【延道士誦經。】等及生日，客例以和酒為報。每酒一席，謂之一檯，兩席曰雙檯，四席曰雙雙檯。若召友博於妓家又麻雀者，謂之碰和，每八圈二圓，客各出三圓，碰畢即付。碰和之日，妓家例有四盤四碗之和菜敬客，由客點菜亦可。冬夏二季，對先生則給以帽錢及手巾錢，至少一圓。年節將屆，及熟客出門時，娘姨、大姐送盤，男傭進手巾，均須以二圓賞之。轎飯錢，即犒客之車夫者，通例馬車四角，東洋車二角，此費即在�下腳中取給。客多，則須津貼若干，至少一圓。

長三不言夜合之資，有客留宿，不書於簿，但隱有標識而已，惟須給下腳費，至少銀幣一圓。向客索銀物，謂之曰斫斧頭。其號為小先生者，雖不可究詰，而梳櫛之費至巨。如有恩客，則為鴛婦所不喜，而與客私約嫁娶，尤所猜忌，必盈其欲壑，好事始諧。恩客者，情好尤篤之客也。

光緒初，滬上青樓皆萃於公共租界之兆富、兆貴、兆榮、兆華、東畫錦、西畫錦、日新、久安、同慶、尚仁、百花、桂馨各里，皆上等勾欄也，俗稱板三局。未幾而廢。

同、光間，有所謂二三，在廿四間樓，客所費銀幣，裝乾濕二圓，出局三圓，蓋以么二排場收長三身價。光緒中葉，已無之矣。

次等之妓為么二，或稱之曰堂名，亦曰堂子，粉白黛綠，列屋而居，其佳者謂之堂頂，下者謂之堂底。最盛者，一堂中可三四口人。同、光間，城中不盈一家，院宇深沈，樓閣高迴，層檻迴廊，宛如世族，青驄白板，闐咽其間。其後則集於小東門外。久之大火，蕩為灰燼，始遷公共租界之東西棋盤街。

謂之么二者，以出局必銀幣二圓，故名，從未貶價，不若長三之減至一圓也。雖無人介紹，亦可徑打茶圍。初次入門，喊移茶，【男傭高喊移茶一聲。】既喊，則粉白黛綠者稱姪而出，環立客前。客指定當意者一人，即入其室，出瓜子、水果以相餉，謂之裝乾濕，給一圓。明日往，可不需資。又明日往，則轉局，蓋仍裝乾濕，仍給一圓也。若於移茶後，越三四日而始再往，則即轉局。此後應否給資，皆視其有無水果為斷。惟朔望有必裝乾溼之例。開果盤，普通二圓，喫酒須二圓，碰和與長三同。

光、宣間，么二生涯銳減，以出局之資昂於長三，且朔望必裝乾溼，故皆望望然去之。於是六有六跌倒之說，謂薑付銀幣六圓，即可留宿，不必植立而使其身倒下也。或以詢丹陽何陟封齏尹錫詩六圓計算之法，陟封曰：「移茶一圓，轉局一圓，夜廂【么二以下之妓留客住宿，曰夜廂。長三無此名詞，雖留客亦惟以借乾鋪為名也。】二圓，下腳二圓，合計之則為六。」蓋已刪去叫局、喫酒、碰和之費矣。

么二妓院每於重九前後，設菊花山，鬻客置酒以為樂。

同、光間，有曰草臺者，房櫳深邃，被服麗都。客至則調片芥，供瓜果。茗杯甫進，而粉黛雜陳於前。客意有屬即可定情，躡柳眠花，頓成鴛夢。雖春風一度，各自東西，亦未嘗不可慰牢愁，娛羈旅也。其夜合之資及他事，率遞減於堂名一等，故冶遊而惜費者，往往舍彼就此。

私局之為地也，至閒靜，亦同、光間有之。未必家有廚孃，每讌會，輒沽酒市脯於外。而帷帳衾褥務必精潔，花朝月夕，佳客過從，煮茗啣杯，略有風趣。光緒初城中多至三百餘家。

城中逆旅，率藏麗姬，若愜客意即薦枕席，賓至如歸，遂有室家之樂，謂之花寓，同、光間有之。至光緒中葉之旅館，雖有流妓寄居營業，客可前往，然非居停主人所蓄之錢樹子也。

滬上商業中人，於凡營業之未入行者，曰野雞，輕之之辭也。久之而妓女亦有得是稱者，以有卑於長三、么二也。自光緒中葉以後，若輩之多，以漢口路、南京路、福州路之西為最，群雌粥粥，蹀躞路隅，夜漏三下，猶執途人而語之曰：「盍就宿儂家乎？」又有自炫於茶肆者。此與明代之揚州歪妓，法國巴黎之市娼，無或異也。

客之游野雞妓院者，或借之往，或自叩門。初至，必裝乾濕，酬以銀幣一圓。明日又明日往，可不出資，以俗有一局三茶圍之說也。裝乾溼，即打茶圍也。惟第四次必轉局，亦給一圓，此後則惟遇朔望始有之。若於初次裝乾溼後，越五六日而始再往，亦必轉局，以隔日稍久未必相識故也。至若為所強拉而入門，不愜客意，小坐即行，若至不飲，可給以銀幣二角，謂之坐房間錢。

客之宿於野雞妓院也，夜廂費為銀幣一圓半至五六圓。若在深夜二時後，過客稀少，雨雪交加，而遇哀鳴求偶者，則一圓二角綽有餘裕，以俗本有「準準足足，一圓二角」之說也。客或短衣襤褸，即不及一圓，亦有之。然於宿費之外，則有下腳費約數角，點心費約數角，少者各一角。越日客起，如需點心，可自出資以購，惟亦須有以餉之。

夜廂之外，在晝曰日廂，在薄暮曰黃昏廂，俗皆謂之曰關房門。其資費大率為一圓，而仍須下腳。草草了事，匆匆出門，明日相逢，即視如路人矣。

野雞妓院無喫酒之例，僅可小酌便餐，但約計需錢若干，如數與之，使其婢媼出購，俾得稍有沾潤而已，不必另給資也。且以不喫酒，遂無出局之例。至於碰和之費，則上等者為銀幣二圓，次之則八圓、四圓、二圓、一圓、八角。八圓以上有和菜相餉，四圓、二圓有點心，下此則惟茶與水煙。

野雞妓院之虐待討人也，或有虛夕，則鞭撻隨其後，甚至如問官之高坐堂皇，鴛婦高踞於上，討人戰慄於下。叱之來則來，命之跪則跪，當用刑時，哀號呼痛之聲，慘不忍聞，且必嚴戒之曰：「汝若詐諸客，必立置汝於死。」故雖身受劇刑，無敢或言。其出入也，必有一二人尾諸後，蓋恐其懼而逃也。且又迫使未成年之雛女強令接客，故常有一度春風，至數月不能舉一步者。至於病骨支離，而猶令植立於風雨中，半夜雞鳴，不容稍憩，以致病劇而遂不起者，則更比比皆是矣。

名媛賃居僻地，自稱住家，俗謂之曰住家野雞，同、光間已有之。往來狎客，不過數人，無門庭喧逐之擾，唱曲搗箏，捧觴調芥之事，皆不屑為，其侍嬌尚奢，頗有邀人傳粉不自著衣光景。至光緒甲申以後，若有人介紹，即可得門而入。其規則與普通野雞略同，所異者不上茶樓，客至不裝乾溼耳。每往輒給銀幣一圓，與之謔則不拘，夜度資亦較昂。

同、光間，滬城僻巷各煙館，以售鴉片為名，率以女子調食。客人，以百錢贈，若留宿，亦須餅金。至光緒中葉，則惟南市沿浦江之鴻昇碼頭一帶，恒鬻客多吸，頃刻可七八盒。而公共租界之福州路、北海路、寧波路，亦有類此之煙館，俗曰過夜煙間。開一燈，銀幣三角錢二文。無家之流氓，輒開燈以待天曙。女子不為客調煙，惟周旋其間，如文君之當壚然，亦留客。自明令禁煙，皆歇業矣。

花煙間為滬妓之下等者，以江北人為最多，同、光間已有之，多在蕩溝橋左右，及北門外之新街。門外悉綴一燈，自橋畔望之，密於繁星。每當夕陽西墜，紅裙翠袖，歷亂簾前。然大抵藥面變相，見者悉呵以木賊花妖。求於鬻眉鬪齒中，略可人意者，百

不一觀。至光、宣間，則公共租界，法租界無不有之，而山東路、城河浜、□六鋪、蘭芳里，尤為麪集之地。日暮夜深，過其地者，輒聞喚客之聲也。開燈吸煙一次，佐以茗及瓜子一小碟，酬以銀幣一角錢二□文。禁煙以後，茗及瓜子而已，且當時亦非真煙，牛皮膏耳。夜度資銀幣一圓三角，其中之三角，析計之，實開燈二角，下腳一角也。若為日廂，黃昏廂，則各出五角數□文。滬妓之最下者曰釘棚，出銀幣三角，於光天化日之下，即可求歡，俗曰打釘。生涯之盛者，日可□餘次。若夜間留宿，所酬較多，然亦不及一圓。

廣州妓女之居滬地者，皆不纏足，曰老舉，簪珥衣飾，迥爾不同。光緒中葉，南京路後之五昌里，有三四家，皆曰某某樓，樓各□餘人。袁翔甫《滬北竹枝詞》云：「輕綃帕首玉生香，共識儂家是五羊。聯袂拖鞋何處去，膚圓兩足白於霜。」即指此。客至老舉家茶話，曰打水圍，即打茶圍也，不給錢。惟生客不能逕往，必先招之侑酒，始為相識，乃可入門。叫局之費，年長者銀幣二圓，稚者半之。如交誼已摯，一日數次，可以一局計資。若在其家，必先叫一本堂之局，始能再叫他局。所謂開廳者，設宴於廳事也，價有□六圓、二□圓、二□四圓、三□圓四種，聽客自擇。所謂消夜者，夜中備小喫也。肴於粵人所設之酒樓喚之，客僅可三四人。惟每客必叫本堂局，至少每客一人。

同、光間，洋涇橋畔多粵東女子，靚妝炫服，窄袖革履，足長七八寸，或跣而不韠，膚圓光緻，輒曳繡花高屨，挽椎髻，著羅褲，以錦帕裹首。其中妍媸不一，稍佳者膚白如雪，眼明於波，意即粵東蠻婦，至滬牟利，為洋人所娛樂者也。間有兼接本國人者。西人呼之為鹹飛司妹，華人效之，簡稱之曰鹹水妹，亦以其初棲宿海中，以船為家也。又有稱之鹹酸梅者，則謂其別有風味，能領略於酸鹹之外也。久之，滬上點嫗輒購貧家女，使效其妝束以媚遠客，猝莫能辨也。光、宣間，皆聚集於司考子路、有恆路，列屋而居，門皆樹柵，且有穴門為牖者。

江寧之妓

江寧之秦淮，為古佳麗地，自六朝以來，青溪、笛步間，類多韻事。及明，輕煙澹粉，燈火樓臺，號稱極盛。迨順治甲申、乙酉之交，一片歡場，化為瓦礫。雍、乾時，承平既久，風月撩人，裙屐笙歌，固依然繁豔也。

明之河房，為文人讌遊之所，妓家至多，舊院在鈔庫街南，與貢院隔河相望。乾隆末，則自利涉橋至武定橋，兩岸河房皆有妓居之。俗稱本地者曰本幫，來自姑蘇者曰蘇幫，來自維揚者曰揚幫。芬芳羅綺，嘹唳笙歌，實足使裙屐少年迷魂蕩志也。

自利涉橋以東為釣魚巷，迤邐至水關，臨河一帶，地稍靜僻，名姬心厭塵市，輒擇此居之。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，遊艇往來，亦復絡繹不絕。

由文德橋而西，為武定橋，迤西至新橋，亦有河樓，地處西偏，遊蹤稀至，故卜居者少。至白塔巷、王府塘諸處，室宇湫隘，不得與水榭相頡頏，然亦間有麗人。

貢院與學宮毘連，院牆外為街，街南皆河房。每值賓興之歲，多士雲集，豪華者輒挾重賞擇姝麗，就而僑寓焉。寒素之士，時亦挈伴閒遊，尋蓮訪藕，好風引夢，仙路迷人，求其獨清獨醒者，殆□無二三也。

秦淮河船，上用篷廠，懸以角燈，下設迴欄，中施几榻，盤盃尊疊，色色精美。船左右不設窗寮，以便眺望。每當放船落日，雙槳平分，撲鼻風荷，沁心雪藕，聆清歌之一曲，望彼美兮盈盈，真乃縹緲欲仙，塵襟胥滌矣。

青溪一曲，銷夏最宜。而遊日騁懷，春秋亦多佳日。至於冬令，朔風如刀，招招者絕跡矣。然促坐圍爐，淺斟低唱，作消寒會，亦正不減羅浮夢中也。

秦淮河房之居妓女也，乾隆中葉，僅有數家，開宴延賓，亦不恒有。未幾而戶戶皆花，家家是玉，冶遊遂無虛日。酒宴之盛，首數菱香閣、聽春樓、賞心庭院、倚雲閣，雖有他所，莫之與京。蓋主人固雅飭可親，伺應之丫角亦極馴謹，燕晚鶯初之候，風來月到之時，樂且忘年，歡宜卜夜矣。且河房皆有廚娘，水陸珍奇充盈庖室，猝有客來，咄嗟立辦，燕飲之便莫過於斯。

凡有特客，或行旅之至白門者，必招遊畫舫以將敬。先數日，即擊小紅棧，貯以小紅封套，棧書「某日買舟候敘，某人拜訂」，命僕送至客所。客若不到，即以小紅箋上書「辭謝」，下書「某人拜手」字樣，仍貯於封套，併原請之箋還之，是曰不擾。否則主人預計客之多寡，或籐繡，或走艫，賃泊水次，臨時速客共登。大率午後方集，早則妓女梳掠未竟，無可省覽。別以小舟載僕從於後，以備裝煙、問話。盤餐由家庖治成，以硃紅油盒擔至馬頭，伺船過送上。或由名館代辦，以取其便。又或傭僱外間庖人，載以七板兒兩隻，謂之火食船，一切盤盃刀砧、醋瓢醬甌、烏銀瓊屑以及珍禽野獸、果蔬椒蔥蔥蕪之屬，燒割烹調，唯命是聽。獻醅既畢，人倦酒闌，迴顧篋筒燈籠，早已在岸，主客歡揖而散，亦已斗轉參橫矣。乾隆丙申、丁酉之夏為尤盛，由南門橋迄東水關，燈火遊船，銜尾蟠旋，不睹寸瀾，河亭上下，照耀如晝。諸名姬家廣筵長席，日午至丙夜，座客常滿，樽酒不空。大抵一日之間，千金糜費，真風流之藪澤，煙月之作坊也。庚子、辛丑之交，即已絕跡，名姝朱素貞、劉大子輩，皆如石氏翻風，退為房老矣。然五月初五、□三兩日，遊船之盛，猶不減曩時也。

各妓雖爛曲，非知音密席，不肯輕轉歌喉。若《寄生草》、《剪靛花》淫靡之音，乃倚門獻笑者歌之，名姬不屑也。

妓女以吹彈、擣蒲為事，罕有肄習女紅者，所在皆然，秦淮尤甚。至乾隆末葉，則曲聖之外，多有鍼神，刺錦挑羅，爭新競巧。

客與妓締交，江寧謂之結線頭，揚州及江北各處皆然。

秦淮諸姬謂狎客之旋來旋去者曰化生，偶一往遊而畏人聞見者曰私娃子，又曰蒲包貨，即私娃子之意。蓋私產之子，多貯以蒲包而棄之也。

秦淮妓家所用男僕曰撈貓，曰鑲幫，女僕曰端水，曰八老。然皆局外人所呼，其主人則深以為諱。

乾隆末葉，江寧大家閨秀，亦乘秦淮畫舫，以作清游。惟四圍障以湘簾，龍媼雅姬，當馬門側坐，衣香鬢影，絮語微聞，亦或招名妓一二以佐宴侑觴。惟惜艫中狹隘，無從安頓香囊，終必假熟識之水榭為更衣地耳。

嘉慶初，游客之設宴於妓船也，未開讌時，先唱崑曲一二齣，合以絲竹鼓板，五音和協，豪邁者令人吐氣揚眉，淒婉者亦足銷魂蕩魄。其始也好整以暇，其繼也中曲徘徊，其終也江上峰青，江心月白，固已盡其技矣。知音者或於酒闌時傾慕再三，必請反而後和。客有善歌者，或亦善繼其聲，不失其為雅會。其後則略唱崑曲，繼以《馬頭調》、《倒扳槳》諸小曲，且以此為格外殷勤，聽者亦每樂而忘反。雖繁絃急管，靡靡動人，而風斯下矣。

安化陶文毅公澍督兩江，嚴禁僚屬冶遊。時胡文忠公林翼亦在幕中，僚屬之冶遊者，皆借文忠為名。而文毅則獨責諸幕僚，不責文忠也，曰：「潤之【文忠字】他日為國勤勞，將無暇晷以行樂，今之所為，蓋預償其後之勞也。」已而文忠果勤勞國事至死矣。

釣魚巷者，明武宗釣魚之所也，題為古釣魚巷。桃葉渡在其西，邀笛步在其東，巷盡於此，中有堂門，所謂陸八子、韓裕發、李三白三家者是也，陸為尤著。自遭粵寇之亂，流落江湖。及同治甲子，曾忠襄公既平粵寇，朝命以其兄文正公督兩江。欲興商業，效管仲之設女閭也，因令於青溪設妓院，限以六家，並為定制，許增妓，不許增院。六家者，陸、李、劉及韓小師、三和堂是也。別有大行宮釣魚巷，不在六家之列，為六家所薄視。時陸適自江北來，理故業，與李、韓招四方遊女，居以水榭，泛以樓船，燈火簫鼓，震炫一時，遂復承平之盛。或曰，江寧自克復後數月，畫船簫鼓，漸次萌芽。時六安涂制軍宗瀛方守江寧，亟檄縣屬禁。次日，謁文正，文正笑曰：「聞淮河燈船，尚落落如曙星。吾昔計偕過此，畫舫千百，笙歌徹宵，洵承平樂事也。」又次日，約幕府諸人買棹游覽，並命江寧、上元二邑令設席款涂。一時士女歡聲，商賈麪集，河房榛莽之區，白舫紅簾日益繁盛，寓公土著聞風來歸，遂大有丰昌氣象矣。

沈文肅公葆楨帥兩江時，下令嚴禁娼妓，曲中諸姬咸風流雲散。適揚州太守來見，文肅告以禁娼之政策，且詢以揚州曾禁娼

否，守對曰：「大帥禁娼，而卑府治下之娼愈多。妓女多揚州產，卑府不能不許其回原籍也。」文肅為之恍然，遂弛其禁。

宣統時，妓館之在淮清橋、釣魚巷者，多者一家可有四五房，房各二三人。客所耗之銀幣，初至，呈茶盒一圓，便飯四圓至七圓，置酒二圓至三圓，彈唱一圓，若點曲則倍之，夜度無定資。

揚州之妓

揚州為離務所在，至同治初，雖富商巨賈迥異從前，而徵歌選色，習為故常，獵粉漁脂，浸成風氣。閭閻老嫗，畜養女娃，束足布指，塗妝縮髻，節其食飲，以視其肥瘠，教之歌舞絃索之類，以昂其聲價。貧家女往投之，謂之養瘦馬，蓋本於白樂天之詩，詩云：「莫養瘦馬駒，莫教小妓女。」又曰：「馬肥快行走，伎長能歌舞。三年五歲間，已聞換一主。」是也。

是時，新城東南隅之石碑樓，女閭極盛，號為八大家。雖聚散不一，而粉白黛綠，列屋閒居，盡態極妍，流連杯斝，信乎溫柔自有鄉也。其中以高二家為最，陳四、高麻子、蔣和尚次之，小高二、劉三孃、蔣桂珠又次之。更有熊某，僑寓南河下，道迂且僻，至者頗罕。其他稅屋而居賣花為活者，新舊城中亦復不少。八家又曰清堂名，下此者謂之渾巢子。凡在渾巢中者，不能自拔，即偶爾雞犬昇天，終不為同儕所愛重也。

魏晉樂府有《巾舞》、《拂舞》，遺制久佚。同治初，揚州有之，皆妓女也。二八女郎，曼聲按步，宛轉蹋歌，和以箏瑟，每當綠酒微醺，紅燈高挂，尋音按節，心調氣和，翠巾徐拂，衣香襲人，有足神移日奪者。然非知音密席，推獎再三，未肯輕試纖腰，偶施雅步也。其曲有《獨上小樓》、《獨對孤燈》諸則，並皆情致纏綿，雖非白雪陽春，而大率為小兒女語，加以金蓮貼地，瑤珞飛雲，楚楚腰肢，氍毹迴轉，倍覺情文相生。玉蝠、大寶珍、王喜鳳最擅勝場，餘亦有專工者，殆亦《巾舞》之濫觴歟？

杭州之妓

浙有頭亭船、茭白船，船戶凡九姓。船有妓，習絲絃大小曲，可侑觴薦寢。世人輒稱之為江山船者誤，當曰九姓漁船。船妓之稱同年嫂者，蓋以其半皆嚴郡人，意謂同嚴耳。年、嚴浙音無別。舒鐵雲嘗為詩以詠之云、「只知蘇小是鄉親，誰識嚴陵亦故人。宋嫂羹湯調自好，吳娘歌曲聽難真。紗窗掩雨眠雙槳，羅韞裁雲印一塵。惆悵芳年有華月，幾錢能買此青春？」

自杭州之江干，溯流而上，若義橋，若富陽，若嚴州，若蘭谿，若金華，若龍游，若衢州，至常山而止，為程六百里之遙，所至皆有畫舫，多則數艘，少或數艘。船之增減，視地方之盛衰。停泊處如魚貫，如雁序，粉白黛綠，列舟而居。每當水面風來，天心月朗，杯盤狼藉，絲竹駢羅，洵足結山水之勝緣，消旅居之客感也。光緒癸未、甲申間，箇中翹楚，首推觀鳳，豐容盛鬋，頰立亭亭。工度曲，尤精琵琶，每一發聲，四座傾聽。性嫺雅，無章臺惡習，喜與一二素心人煮茗清談，娓娓不倦。其出應客召也，無論登陸或上船，皆以傭奴背之，作鍾建之負。

蘭谿之九姓漁船泊城外，游人之設席者，所資銀幣普通為四圓，增肴加二圓，便餐八圓，正餐二圓，多至百圓，有主賓各出其半者。侑酒曰陪花，一圓。此就宣統末言之，若在光緒中葉，價不若是昂也。

蕪湖之妓

宣統末，蕪湖妓館均在大馬路、迎春坊、錦繡坊、潯陽里、美仁里等處。客之游資，以銀幣計，侑酒二圓。客若不時賭博於其家，則侑酒不須費。初次度夜，曰結線頭，二圓至三圓。以後曰正帳，少則四圓，多則八圓。惟遇櫻桃、粽子、西瓜、月餅上市之時，必以餉客，客輒酬以一二圓。

南昌之妓

宣統末，南昌妓館有本幫、揚幫之別。本幫之夜度資須錢六千六百文，揚幫則初次曰結線頭，六千文，以後曰做正帳，每次八千。至於打茶園，則本幫無費，然亦有給瓜子錢一二千者，揚幫則上果盒、送水果、帶姑娘，【妓敬客以水煙三筒之謂也。帶姑娘者，召妓侑酒之謂也，不帶亦可】各二千。飲博二事至少各二千，多至四五千者亦有之。

重慶之妓

重慶之妓，光、宣時已有之，分江湖、閨門二種，所居為金沙岡、小校場、天燈街、小井街、總土地、沙井灣、二府街、黃土坡、香水坡、石門坎、馬家巷等處。能彈唱者為絲絃，否則為閨門。狎客所費之銀幣，置酒六圓，酒罷留宿，夜度資及雜稿八圓，侑酒則至少二圓。

漢口之妓

漢口妓院規模宏大，有蘇幫、川幫、湖南幫、江西幫、本幫之別。以龜鵠、烏師、侍役、轎夫合計之，多者至百數人，向以川幫為巨擘。光緒初，有江右人焉，所居曰福喜堂，堂有姊妹花七人，皆能歌。

宣統末，妓院分四等，一等有蘇幫、湖南幫、四川幫、本幫之別，居歇生路、三分里、四成里、長怡里、通濟里。二等僅有揚幫、湖南幫、本幫之別，皆居南城公所。三等為本幫，居武聖宮、天字巷。客所費之費，一等，飲博各銀幣二圓，侑酒一圓。二等，飲博各錢二圓，侑酒一千文。三等，飲博各錢六圓，侑酒一千文。四等，有湖南幫、本幫之別，皆居沙家巷，開小盤點曲，共錢一千文。

狎妓者召妓侑酒，不至，則謂之打扁擔。打扁擔者，本於粵西之言。瑤俗男女倚歌自擇配，女及笄，則縱諸野，少年從者且數百，次第歌意所答，而一人留，男遺女以扁擔一條，女受之即約為夫婦。意者狎客召妓，猶以扁擔授妓，妓不受，轉將扁擔打之，故引為大辱歟？

沙市之妓

沙市妓館，在後街，曰絲絃班，侑酒酬錢三緡，置酒酬錢六緡。

長沙之妓

長沙女閭繁盛，最上者曰堂班，分兩等。其所謂二者者，皆雛妓也。宣統末，散居於仁美園、古大苑、百花村、高家巷、銅鋪巷、福源巷、火官殿、後泉園、後三王街、司禁灣等處，皆懸燈及市招於門。有蘇幫、本幫之分，蘇幫以揚州人為多，本幫則醴陵產為多。飲於其家，酒席費錢二緡，出局侑酒，酬以二緡。若假其室以為雀戲，給四緡，得餉四肴之餐。往打茶園，不出費。惟新正客至，必以果盤相餉，且上燭放爆以迎之，謂之做財神，客必資以錢二緡或八緡，別以四緡或二緡犒其左右。妓之生日，必強客置酒二席，曰擺臉面。度夜無定資，謂之掛衣。雛妓梳櫛曰鋪堂，所費約百緡。

次於堂班者曰窰班，亦可飲博於其家，夜度資有錢六緡、四緡、二緡之別。所居為軒轅殿、石樂私巷、皇城隄、明月街、官園、石門閣、紫荊街一帶。

廣州之妓

廣州豔跡，以珠江為最，風月繁華，尤聚於穀阜，為上等，有上中下三擋之分。紫洞艇排如雁齒，密若魚鱗，櫛比蟬聯，幾成衢市，可以信足往來。別有數船，儲貨出鬻，如有所缺乏，取之如攜。至夜，月明風清，波平若鏡，琉璃燈火，皎潔如畫，所有珠孃，成群結隊，俗所謂老舉者是也。其齒稚者曰琵琶仔。仔，小孩也，蓋言其人與琵琶等長也。晚妝初罷，儀態萬方。客至開筵，陳設華煥，先之以絃管嗷嘈，笙簫喧沸，各逞珠喉，互廣迭唱，脆堪裂帛，響可遏雲。歌聲既闕，然後入席，珍錯雜陳，烹調盡善，鴨臠魚羹，別有風味。席撤再唱，綺興愈濃，往往至星墮月斜，重復入席。斯時侑酒拇戰，釧動釵飛，擊鼓催花，傳觴醉月，倍極其樂。遊客至此，固無不色授神眩，魂銷心蕩也。次之在引珠街，又其次在白鵝潭。

廣州之妓，初以水居者為上，陸地所有，不足貴也。自經光緒甲辰穀阜大火之後，則陸居者多。其香巢謂之寨，皆在西關塘、魚欄、陳塘南、新田地、河南尾等處，有大寨、二四寨兩等。客之欲設筵者，須至旁近酒樓，而招之使往，即開廳也。若在其家，則曰開房。客欲令大寨之妓伴宿，非百數金不得染指。

老學之夜郎自大，尤軼等倫，游客之招以侑酒者，既至，則端坐客後，不言亦不笑，且不詢客姓。臨行時，客如不給侑酒之資，例須索取，客須餉之以瓜子。嶺南通用雙毫，銀幣之二角者是也。客給賞時，如給雙毫七枚，則老學必給還單毫一枚。有告以無庸給還者，毅然勿聽，其意若謂此□三毫者，乃分內應取之賞，至此一毫則例外，決不能無因濫受。並於給資時擲之於案，驗其真贗，有聲音不正或聲低而啞者，必使易，始施施然去，蓋純視為營業之性質也。

潮嘉之妓

潮州嘉應曲部中，半皆蠶戶女郎，大率為麥、濮、蘇、吳、何、顧曾七姓，以舟為家，互相配偶，人皆賤之。其男子專事篷篙，僅於清溪、潮陽五百里內往來，載運貨物。生女，則視其貌之妍媸，或自留撫畜，或賣之鄰舟，父母兄弟仍時相過問。稍長，輒勻眉敷粉，擬管調絲，蓋習俗相沿，有不能不為娼之勢。而妓女寄所歡書，率置燈草於中，蓋潮人呼同心結為菩薩花也。

宣統末，潮州有南詞歌妓，皆至自江西及汀州，懸牌於門，曰某某堂。客至，所應酬以銀幣者，開天官一圓，唱曲、侑酒各二圓。汕頭亦然。

梧州之妓

梧州之妓，皆居沿河之筏，有三等，中筏為上。客之置酒者，皆至大艇，不留宿。下筏為中，上筏為下。其人大都來自粵東，蓋有汽船可達，甚便利也。

南鄉之妓

橫州之南鄉，為邕、梧往來必經之道。自光緒中葉電船駛行，日漸繁盛。宣統末，流妓麇集，而皆居於筏。筏有兩層，上為逆旅，下為娼寮。客子冶游，此為最便。

福州之妓

福州之妓，宣統末皆在南臺，有四等，一二等為上，非有人為導，不得入門。與妓稍諳，即須請酒。請酒者，置酒以宴友也。友至，則各出銀幣五圓或三圓，曰壓桌錢。客或便酌於其家，僅四肴，則酬以銀幣五圓，肴多酌加。酒罷留宿，別議資。

別有所謂唱書堂者，客就而聽之，則出銀幣二三圓以壓桌，餘與一二等之妓同。

三四等之妓則劣矣，客所費至多為銀幣五圓。

廈門之妓

廈門之妓有三大別，俗名童子班者，北詞歌妓也，居寮仔後。俗名閩旦者，南詞歌妓也，居二王宮邊、相公宮邊、蚊煙井。俗名倒鋪者，土娼也，居九條巷、打鐵路、頭箭道。客所費之銀幣，打茶圍二圓至五圓，俗稱開小牌。侑酒，五圓至□圓。置酒，六圓至□二圓。北詞、南詞同。惟北詞有在班開天官五圓至□二圓之例。土娼則惟打茶圍一圓，卜晝二圓至三圓，度夜四圓至六圓。此就宣統末言之也。

金怡安遇卞雲裳

順治初，秦淮妓卞雲裳僑居半塘，仁和金怡安大令漸皋曾遇之。後至杭州，怡安至其繡閣，見案頭有吳梅村詩冊，尋覽情詞，不無今昔之感。因取其意，并雲裳近事，彙括成詩。怡安為明之舉人，入本朝而仕為縣令者也。詩曰：「芸帙緬函繫所思，玉人鄭重遠相攜。悶來只仗琵琶寫，說處仍防鸚鵡知。破鏡刀環尋舊約，瓊枝璧月費新詞。莫嫌大雅凋零盡，猶有春風屬掃眉。結綺、臨春恨未終，輕煙淡粉掃成空。還家江令頭仍黑，避席崔娘臉自紅。遼海鶴歸無主墓，吳江楓冷未栖鴻。都將月地雲階夢，泣向荒田野草中。不向長安鬪狹邪，竭來水國傍蒹葭。曾探織女機邊石，再見玄都觀裏花。秋思潘郎驚鬢髮，夜情白傅感京華。三千年後蓬萊路，知在瓊樓第幾家？」

張宏軒挾倩扶赴會

諸乾一、董蒼水嘗於重陽後作神山之會，蓋松江彭仙人棲神處也。時吳梅村在坐，迭遣人覓女郎倩扶，必不得。夜分，張宏軒刺史自上海來會，投刺後，吳命以己車迎入。使者謂需兩車，咸訝之。及至，則挾一衣冠少年，光艷暗射，若薄雲籠月，人皆望而卻步，且不敢詢姓氏。及移燭燭之，則倩扶也，合座譁然。

王于一晚歲狎妓

王于一晚歲客杭州之西湖，嘗狎一妓，頗粗陋。或嘲之，王笑曰：「近代美人尚肥。」

白狗為朱竹垞所眷

朱竹垞浪游天下，於歌筵舞席，時一涉足。嘗為詞以贈妓，其詞寄《步蟾宮·贈白狗》者云：「疏簾日影纔鋪地，卻早被金鈴喚起。朝雲一片出巫山，盼不到黃牛峽裏。仙源乍入重門閉，任閒殺桃花春水。劉郎去了阮郎歸，算只有相如伴你。」白狗為代州之妓，竹垞晨往曲中訪之，不值，因戲投以詞也。

紅娘子為湯西厓所眷

陸雲士之宰江陰也，湯西厓少宰右曾方為孝廉，客其幕。群客交妒，雲士曰：「公等無多言也，天下有幾西厓乎？」時西厓甫冠，美如玉，而詞文秀媚，所至傾坐。邑有妓號紅娘子者，已在杜秋之年矣。西厓悅其妍媚，比於啖蔗之甘，客裝所蓄，盡其所有而去。逾年，西厓登第入翰苑，遣人致書雲士，雲士大喜，以為西厓心念舊交，不以雪泥有間也。發其緘札，寒暄外，無一語致感謝者，惟惓惓問紅娘子無恙否，且言紅有假子，頗能文，已令采芹入泮否，雲士大怒。

藥枝為趙秋谷為眷

藥枝者，天津西郭妓也。當康熙戊寅、己卯間，名噪甚，尋常不可得一見。趙秋谷以辛巳之秋，始遊於此，友人百計為致之，寒夕濃陰，紅燈深屋，翩然而來，明艷奪目。蒲州吳章方在座，一轉盼間，頓失常度。乃相與為詩品題，雜以嘲謔，屬和者至盈帙。時藥枝適有所避，於秋谷有知己之感，情殊厚。會秋谷東歸，未幾再至，則已為有力者所主，不可復見矣。居久之，有為秋谷傳言者，乃相期於他所，敘舊傷離，數語而別，猶持秋谷前時所書便面，容色憔悴，非復曩態。先是，有問秋谷者曰：「藥姬何如？」秋谷曰：「新荷出水，飛鳥依人。」聞者莫不愜自失。及是，秋谷若又自失矣，為二絕句以示客曰：「烏鵲秋前報好音，人間不信月終沉。如何兩度臨滄海，不見輕泥蘸客襟」「照水閒花偏有豔，先霜病葉已難支。三年好在遊春夢，悔作重尋杜牧之。」

玉素為趙秋谷所眷

康熙時，天津之妓有玉素者，行四，人第稱其行第，晉人也。小身常貌，色頗鮮好，至於手足柔纖，膚肌瑩膩，時蓋罕其輩矣。性尤慧利，工於應對。趙秋谷始於甲申初夏燭下見之，贈以《南柯子》詞，又有句云：「何物比將嬌與巧？燕子、鶯兒。」蓋紀實也。然自待過高，意所不愜，雖竭費力，百計媚之，不能得其歡。其當意者，即無所隱也。用是為雅流所賞，而市兒或嫉之如仇。惜其性蕩，舉動佻急，不能自持，語亦敏給，而皆近俚也。

真珠乘趙秋谷於醉

康熙時，天津楊柳青之妓，以真珠、金錢為尤。北地諸姬以金、玉、珠名者□七八，其俗尚也。真珠貌及中人，齒亦不卑，然恬雅無騷陵習。趙秋谷遇之，意初不甚屬，而真珠乘秋谷於醉，遂與同夢。秋谷乃為《柳梢青》詞以贈之云：「無計枝梧，病身陡頓，春夢模糊。亂惹閒愁，驚開倦眼，斗帳紅珠。醉濃不省歡娛，曉鏡裏臨窺畫圖。聞道門前，煙波澹沲，楊柳蕭疏。」

金錢為趙秋谷所眷

有金錢者，楊柳青之妓中翹楚也，與趙秋谷荏苒最久。風韻天然，修眉皓齒，楚楚動人。若其酬答敏慧，雖文士亦靡以加之。間能作吳語。嘗至秋谷寓齋，秋谷曾做元微之雜憶體，賦「不忘」□絕句以譽之。

李笠翁目王再來為韻友

喬復生、王再來者，李笠翁所蓄家妓也。歿後，笠翁為之傳曰：「再來聲容，雖遜復生一籌，然不宜女而宜男，易妝換服，即令人改觀，與美少年無異。予愛其風致，即不登場，亦使角巾相對，執麈尾而伴清談。不知者目為歌姬，實予之韻友也。」

喬秀婉媚可人

長洲戴藥砵，名延年。有友昵一妓，曰喬秀，雪膚藕腕，婉媚可人，雅愛螺盤雙髻，作佛鬢妝，故又字曰鬢奴。藥砵嘗從其友訪之，梳樓寢閣，淨不容唾。客至不供茗，以玫瑰、薔薇、蘭桂諸花露水自調之，注於碧甌，稍溫以進，甘香沁腑，令人作玉液想。一日，曉妝甫畢，緩試新裙，綠羅八幅，緯色作腰。藥砵奇其製，問之，曰：「君不讀唐句乎？一渠春水赤欄橋，此倣其意也。」藥砵贈以詩，有「桃花本是仙家種，謫作人間薄命來」之句。後為一豪貴所黷，憤鬱而死。

秋桂多子改子著於時

乾隆末葉，秦淮妓家侍婢如秋桂、多子，均著稱於時，狎客不敢以奴星視之。又有曰改子者，又蘭家花面丫頭也，其丰韻直軼秋桂、多子而上。或曰，甘蔗旁生，荔枝側出，掃眉人固不可無此渲染也。

郭心兒為武狀元

郭三，名心兒，丹陽人，父早亡。及笄之歲，母惑媒氏言，誤字維揚郭某。成婚未幾，竟以誘脅墮入風塵。年□九，頎而婉，豐而逸，素肌纖趾，溫乎如瑩，移家江寧之桃葉渡，妖冶傾一時。秦淮諸姬，以蘇幫為文，揚幫為武，心兒雖產於雲陽，而來自邗江，遂為維揚諸姬之冠，人戲以武狀元目之。其所交好，皆達官貴人及文士之負盛名者，趕熱郎未易得觀顏色也。

二湯為一雙璧人

乾隆末葉，秦淮名姝首推二湯。二湯者為土著，以九、□行稱，孿生姊妹也。態度則楊柳晚風，容華若芙蓉曉日，並翠眉而玉頰，反盧瞳而頰唇，乍見者如一對璧人，無分伯仲。注目凝睇，覺九之軀輔微圓，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，可識別也。早墮風塵，從良未遂，闔戶數□指，惟賴二人，雖車馬盈門，而纏頭資到手輒盡。居新橋之牛市，臨流數椽，湫隘已甚，游者憫之。

王秀瑛姿首清妍

王秀瑛，小名愛兒，父母皆蘇州人，生於江寧，遂家焉。以母命，適伶人張七。姿首清妍，舉止閒雅，不樂與姊妹行為伍。所居鈔庫街之西，閨閣幽深，儵然絕俗。有僮父某以白金四□啗其母，謀一夕歡，不可得。惟二三知己，相對永夕，杯茗清談，鮮及於亂。周稼軒、孫楚儂皆與善，嘗告人云：「秀瑛非五鼓不眠，非日中不起，早飯嚮午，晚膳三更，習以為常，不能改也。自奉甚薄，宴客必豐。盛服盈筓，弗以被體。能鼓琴，善南北曲，然非興會所至，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。」

月上翦髮贈客

乾隆末葉，江寧有妓曰月上者，每與人厚，輒翦髮以表情。或為之作詩，有句曰：「分明小試騰霄計，親把瓊刀割紫雲。」然其所厚者不一人，而髮亦不一翦，可笑也。

陳銀兒亭亭玉立

陳銀兒，蘇州人，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，居水關東。弱歲學歌，聲如雛鳳。嘗一夕而工數曲，老伎師歎弗如。豪客贈遺無虛日，然性慷爽，阿堵物不以關懷。及長，益厭鉛華，素服淡妝，亭亭玉立，璧人也。

趙小如神閒貌婉

趙姿，字小如，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。嘗云：「與其倚門而富，無寧補屋而貧。與其為僮父妻，無寧為才人妾。」故在院雖久，太璞猶完。有號梅隱者，初與之晤，即稱其神閒貌婉，當不作率爾人也。

董三天然韶令

董三，蘇州人，乾隆末葉在秦淮為妓，肌膚不甚白，而天然韶令，雖粗服亂頭，自有一顧傾城之致，或戲以墨牡丹名之。惜遇人不淑，孽海飄零，所得纏頭之資，悉以償博債，故眉黛間常若有恨色也。

許壽子如閨秀

許壽子，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，為土著。年逾二紀，舉止風韻，儼如閨秀。張某夙與善，以筆耕為業而未有室家，歲入悉以遺之，如是者有年。既而某以旅邸久居，饜殮不繼，壽子聞而招致之，終歲日用皆取給焉，衣履亦代製之。繼復為宛轉營謀，得膚某邑侯之聘，館穀豐美。瀕行時，置酒祖餞，戀戀不忍別。酒半，壽子忽抗聲曰：「青樓中有情好，所綢繆者錢耳。君留戀煙花，罔思自立，浪游數載，如夢如泡。今年已三旬，豈容再誤。自茲以往，君當絕跡狹邪，亟圖嘉耦。妾不能終事君，亦不願繼見君，此間君勿復來，亦毋復以妾為念也。」言已歔歔。某大感動，即振策去。旋就館三年，積貲頗厚，且娶妾生子，不負壽子別時之所囑也。

朱大為袁子才所眷

朱大，蘇州人，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。身體弱小，狎客戲以朱骨稱之。細骨輕軀，踐塵無跡，神光陸離，風度高雅。袁子才遂初既賦，寄興掃眉，雅與之善，蒼鬢紅粉，常相對於銀燈綠酒之間。大有女，年□歲，教以歌曲，不肯發聲，自言願歸里門，織布為業。或聞之，歎曰：「此大知識之女也，宜成其志。」

馬如蘭為袁子才所眷

馬如蘭少未有名，袁子才過吳門，乃為之命名，子才詩所謂「如蘭二字付卿卿」者是也。瀕行與之約，返吳，當作兩月留。至梁溪，盛稱之於嵇公子集虛，謂向來評泊群花，必如其分，獨於馬莫得形容語。嵇曰：「豈即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者與？」子才擊節，乃相與大噱。

金三姐為袁子才所眷

楊笠湖厭聞名妓二字，袁子才嘗引為同情，而貽書笠湖曰：「人世之有娼妓，猶人世之有僧道。僕不喜二氏家言，獨不厭僧道。」子才六□初度，適在吳門，效明人康對山自壽之舉，集名妓百人，使唱百年歌。惟調庸脂俗粉，當意無多，加之平康習氣太深，則亦如俗僧劣道之不足為伍耳。有金三姐者，含睇宜笑，矯矯庸中，遂為所賞。明年至蘇，三姐故無恙，相與探梅鄧尉，載艷同游。後三姐為官事所累，乃懇蘇州守為之緩頰。

蕊仙為袁子才所眷

袁子才在蘇，偕友泛舟橫塘，停泊時，有船妓蕊仙者，舟與之鄰。蕊仙貌絕麗，而以身分自矜，隔窗對話，不進艙侍飲。客許重贈纏頭，蕊仙拒不受。子才知蕊仙之知文墨也，戲題一詩贈之。少頃，月出矣，蕊仙持扇求書。子才曰：「老人吟詩作字，能得美人磨墨為佳。」蕊仙乃一笑進艙，客戲調子才曰：「人謂酒為色媒，君以詩為色媒，可謂巧於誘引矣。然夜已深，誘引人家子女，是為作奸犯科，何乃一無忌憚也！」子才大笑，蕊仙亦為之嫣然。

袁子才評廣潮船妓

袁子才久聞廣州珠娘之麗而羨之，及其弟香亭出守端州，遂以耄耋之年至廣州。戚友招飲花船，則謂所見絕無佳者，故有「青脣吹火拖鞋出，難近都如鬼手馨」之句。旋聞潮州綠蓬船人物殊勝，猶未信也。及見昆陵太守李寧圃《程江竹枝詞》，輒又為之神往。其《竹枝詞》曰：「程江幾曲接韓江，水膩風微蕩小艘。為恐晨曦驚曉夢，四圍黃篾悄無窗。」「江上瀟瀟暮雨時，家家蓬底理哀絲。怪他楚調兼潮調，半唱消魂妙絕詞。」

琳娘風韻天然

乾隆時，潮州有妓曰琳娘者，不好妝飾，粗服亂頭，天然風韻。有潔癖，常手一塵，拂拭几榻塵，終日不去手。達官賈人挾重

賈求見，概不納。獨與程介夫善，故介夫贈詩有「作客頭將白，逢卿眼倍青」之句。介夫得疾旋里，逾年無訊，其鄉人王百川過琳娘，見淚痕滿面，伏枕不起。詢其故，曰：「昨夜夢介夫死矣。」百川多方慰喻，終不釋。已而凶問果至，琳娘為之哭泣者累日。

桂姐不苟言笑

乾隆時，潮州有妓曰桂姐者，粗具姿首，而故自矜莊，不苟言笑。僮夫妄稱其有閨閣態，互相推奉，桂姐益自信不疑，甚且客至其舟，白眼相對，無一言酬答。有惡少恨之，飾為貴公子，乘其舟至清溪道上，俟夜深人靜，令乞兒數輩褫其衣而逃就之，創甚。自此稍斂戢，昔日伎倆不敢復試矣。

濮小姑為吳韻雲所眷

濮小姑，潮州人，態度豐豔，柔情綽約，雖不嫻文翰，而吐屬溫雅。遇少年服飾炫麗舉止浮蕩者，厭薄之，名士騷客，聯句飛觴，則櫻脣微綻，粉靨生渦，輒侍坐終日。否則邀之亦不至，即至，酒數行，先姊妹歌《滿江紅》一曲，便向座客斂衽辭去。雖有力者啗以金帛，脅以威勢，不顧也。是以當時才流，凡有雅集，必登小姑舟。

杭州吳韻雲殿撰鴻校試潮嘉，適乘其舟，嚴諭從人，禁妓不得入謁。小姑竊窺而心慕之，然以學使尊嚴，不敢自薦，輾轉於中，莫可排解者累日矣。一日薄暮，舟次齊昌江口，密雨如注，小姑曰：「此天贊我也。」因與其母定計設筵，醉僕從於他舟，潛令篙師約當吳寢所穴篷數處，傾之，衾枕淋漓，吳急起狂呼，莫有應者。小姑佯自夢中驚覺，挑燈出視，謂吳曰：「湫隘何可憩息，後有小榻，尚潔，敢請移寢，何如？」吳睨之，嫣然一笑，媚致橫流，不覺心動，遂與燕婉。及試罷，返省，題便面以贈小姑曰：「輕衫薄鬢雅相宜，檀板低敲唱竹枝。好似曲江春宴後，月明初見鄭都知。」折柳河干共黯然，分襟恰值暮秋天。碧山一自送人去，□日篷窗便百年。」小姑捧詩而拜，欲脫籍隨行，吳不可，殷勤慰諭而止，於是潮人咸呼小姑為殿撰夫人矣。小姑益自矜貴，即名士騷人，亦難輕觀其面。假母逼之，小姑曰：「兒曾侍寢玉堂，何可復理故業！」遂出私囊千金，於湘子橋邊築精舍，焚香禮佛。後聞吳逝，設位哭奠，數日不食而卒。

曾春姑為金聽濤所眷

曾春姑，澄海人，自幼父母俱喪，依孀母蓉娘。丰姿穠粹，如碧桃初放，滿座生春。顧性孤峻，每日晨起梳洗畢，輒閉戶焚香，或臨牕刺繡，不喜見人。嘗有販米客備白金以求歡，春姑鄙其人，毀妝稱疾。客去，蓉娘讓之，春姑曰：「撫育之恩，兒豈忘懷，容得當以報，毋相迫也。」蓉娘無如之何。然春姑之名，自此噪甚，欲締交者踵至，然皆不當意。

吳江金聽濤尚書為諸生時，嘗客潮州，聞其名，訪之。值午睡，因吟梁簡文《美人春睡圖》「低鬟壓落花」之句。驚回幽夢，倦眼斜注，覺金之神彩不似庸流，整巾徐起，敘談良久，情意頓洽，遂成燕婉。未幾，金鄉試旋里，祖餞江邊，攬衣揮涕。金取小端硯勒其事於背，贈之，曰：「我苟富貴，攜此而來，當不相負。」春姑珍之如趙璧也。後□餘年，金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。向例，當道往來，舳舻應役。時春姑猶在舟，未脫籍，隨蓉娘至清溪，聞學使姓名，里居甚確，伏篷底窺之，態度宛然，密謂蓉娘曰：「是誠前度劉郎也。」夜分，設筵舟中，延其幕客沈靜常邀金過飲。春姑作別時裝束，俟酒酣，用盤承硯獻之。金就燭取視，驚曰：「爾豈昔年韓江曾春姑耶？」春姑嗚咽不成一語。金攜硯返舟，作詩二首，贈白金五百兩，慰遣之。春姑遂留金於蓉娘，曰：「兒不能復事賤役，聊借金公之惠，以報阿母恩。」因擇士人委身而去。詩曰：「含顰憶昔侍尊前，麗服明妝似水仙。今日相逢卿老矣，不堪回首問當年。」「不拘琵琶過別船，芳心與石一般堅。相思有證分明在，淚漬模糊滿硯田。」

郭□娘為金柳南所眷

郭□娘居齊昌西門外，早著豔名，一時名流爭妍媚，尋盟責諾無虛日，□娘蔑如也。獨與金柳南傾蓋輸心，私心竊計，謂意中目中，微斯人，莫可委身者。柳南，名作機，卓犖不群，意氣豪邁，工吟詠，屢應童子試不售，即棄去，遊於滇、楚，臨流攬勝，慷慨悲歌。久之賦歸，益無聊，因挾申、韓業遊嶺南，理文案，詳慎明敏，雖久居要津者不能及，人多忌之，以是恆賦閒。然雖貧，猶典衣聚書，至數千卷，嘯歌不廢，而所為詩益工，宜其縱情風月，欲銷鬱勃之氣於溫柔鄉也。

先是，柳南遊幕齊昌，公餘，登河濱之鄉樓，屢招□娘不至，因以蟬翼紗二端、並蒂蘭一枝，遣僮申款曲。□娘納蘭返紗，謂僮曰：「歸語汝主，好珍重，此花拜惠多矣。」越日，柳南張筵邀之，少選，姍姍來，雅服靚妝，容華妍秀。席次奏《湘妃怨》一曲，宛然幽室淒淚，音韻悽楚。定情未幾，而□娘遽嬰疾，柳南為之焚香默禱。由是□娘情意逾密，欲脫籍相從。而柳南旅橐蓋澀，因裂如意一鈎，各報半要盟，以待異日。某邑令夙聞柳南名，專俸厚幣以聘，勢不可卻，剋日戒途。□娘設讎以錢，相對汎瀾。酒半，柳南佯醉，離席馳馬去，自此關河間隔，歡會難期矣。柳南以世無黃衫客也，恆鬱鬱，因賦《如意》詩寄□娘曰：「如意不如意，其如如意何？望穿信杳別，別久淚痕多。孤月照裙履，重雲鎖黛螺。回頭似一夢，壯志盡銷磨。」

後□年，柳南重過鄉樓，□娘已臥病，玉容憔悴，握手失聲。柳南賦詩二首，歌以當哭。今節錄其半云：「□載重來事已非，梨花零落燕分飛。徐娘未老風姿減，淚溼當年舊舞衣。」「幽蘭一剪證前因，蟬翅紗輕穩稱身。對鏡嫣然渾一笑，分明我是意中人。」「挹翠傾紅正暮春，名花齊折鬪芳辰。一枝冷豔誰堪似？妙手玲瓏寫洛神。」「樺燭高烧照綺筵，清歌兩部醉群仙。漏聲欲斷人初散，偷近熏籠倚玉肩。」「小閣濛濛細雨中，殘燈隱約背牕紅。傷春倦臥無人問，獨熱心香禱碧空。」「沈疴乍起倍清臞，閉戶兼旬似隱居。興至偶然乘彩鷁，閒憑水榭數遊魚。」「不曾豎指學紅綃，鐵練何須鎖綺寮。怪底連宵玩明月，出門動即遣垂髫。」「半鈎如意締三生，密誓雙雙對短檠。小語有時紅兩頰，欲呼夫婿又低聲。」「悲莫悲兮生別離，臨歧揮淚共牽衣。明朝南濟橋頭水，不見鴛鴦相並飛。」「賣賦慙非司馬才，空教紅粉委荒萊。不知海國蒼茫外，何處黃金可築臺？」未幾，□娘奄逝，柳南攜尊奠哭，且以其生前愛桃花，為購數□株，環種墓門。□娘，乾隆時妓也。

郭紐兒眉目韶秀

郭□娘有妹曰紐兒，膚髮光膩，眉目韶秀，惜兩腋下有氣，觸鼻甚穢，俗名為狐騷臭，遇讌集酒酣，輒熏蒸滿座，往往有掩鼻而去者。周海廬與之暱，贈以詩。

石姑、小娜為陳雲所眷

石姑，又名□姑，白如玉肪，眉目楚楚，饒有風致。曾嫁僮父，四年而寡，無所倚，遂返程江，理故業。曲中姊妹咸非笑之，獨小娜與之款洽，相對忘懷。小娜潔白，可匹石姑，而冶容柔態則過之。乾隆時，昆陵陳雲旅梅州，每月夜，即招兩人煮工夫茶，細啜清談，至曉不及亂，人怪之，答曰：「譬彼名花，綴於樹枝，迎風淅露，神致飛越。若折而嗅之，生氣寂然，有何意趣！」後解維返省，石姑、小娜望南涕零，甚於所歡。

周公子為妓所給

元和周季堂初以未入流分發楚北，隨畢秋帆制府征教匪，荐升至臬司，才識精練，聲勢赫奕。其長公子舉孝廉，入都會試，渡江至漢口，買車登陸，有憾之者，導之冶游，令妓窮極媚惑，持扇索書，且乞署款曰「付姪人某」。公子風流豪縱，求輒許之，且繾綣數夕而去。

翌年春，公子報罷留京。九月朔，季堂詣制府稱賀畢，甫出轅，未登輿，見道旁一嫗，年可五□許，捧牒而跪，後隨少婦，青帕蒙頭，手抱呱呱者而立。以為鳴冤者，數其牒，命隨至署。升輿注視，所訴乃公子前所狎妓已生子來謁翁也。大怒，發漢陽府刑鞫。妓出扇手跡宛然。守亦有憾於季堂，直白秋帆。秋帆夙遇季堂厚，囑善處之。乃畀以三千金留其子。然子實非妓生，乃憾之者所買，賄妓為之也。後季堂被劾，白簡中亦列此款，頗費斡旋，乃免褫公子衣衿。

妓餌老翁

吳興某村翁頗足穀，以值千金之絲命其子往金陵鬻之。子戀一妓，久不歸，翁探知之，趨金陵妓家訪焉。妓家曰：「汝子誠在，適外遊，可稍俟之。」翁待至晚，子不歸，其家以惡草具餉之，宿之外望。次日，子仍不歸。至三日，將晚，一嫗出曰：「翁

待久矣，坐守良苦，曷入一觀花乎？」翁欣然隨之入，至中堂舉目，則湘簾翠幌，清池小山，花木掩映於朱欄曲楹間。一少姬濃妝前拜，引入幽室，進以金樽，款以珍饌，翁不覺陶然徑醉，即與之狎。巫山夢覺，而紅日下簾。甫起，即進飲食，而其子適至，父子相見，默無一語。飯畢，子請歸，翁良久曰：「子曷先還，吾取逋貨畢，即歸也。」翁乃獨留妓家一月，貨斧畢耗，遂子身而返。

商寶意懷金陵舊游

會稽商寶意太守以編修乞外，授鎮江府同知。解官，居秦淮水榭，眷一妓，甚麗。臨去，出白玉墜為贈，時把翫之，不釋手。其後累宦邊郡，投老沅江，追念昔游，形諸篇詠。嘗曰：「吾鄉陸放翁在蜀□年，曾有所盼，歸日每懷舊游，屢見吟詠。僕於金陵亦然，月地花天，復此追憶，不自知身滯百蠻也。」

王香柳清麗

王香柳，行三，嘉慶初之蘇妓也，居濠上。吳門食單之美，燈船著稱，而王家為尤精，顰裙覺蹙，熊掌豹胎，燂以秋橙，酷以春梅，擬於郇公廚、李太尉焉。香柳貌清麗，沈默寡言，與之纏頭金則受，或雜以衣飾釵釧，則受金反璧。或詰之，曰：「兒非傾心阿堵，顧阿母以錢樹子望我，其奚辭！至一身漂泊，未識所歸，雖金縷千絲，明珠百琲，非我有也。適一旦脫然去，其與有此者，寧復知公等乎！公等亦胡為者？」客為之爽然若失。後適邑人某。

陸小玉丰韻天然

嘉慶初，蘇妓陸小玉居山塘，蛾眉淡掃，丰韻天然，而翠袖霞裳，丁東環佩，濃淡亦復相稱。所居近河干，屋小如舟。嘗有人寄其家，聞客至，匿於幃。客盛稱家世，誇豪富，小玉厭之，餉以閉門羹。客不解，轉詰焉。其人嗤於幃，遂逸去。

李倚玉白皙而頎

李倚玉，行三，白皙而頎，而秋波一剪，盈盈欲語，尤可療飢。居虎邱得月樓，樓枕河干，在花市西頭，即俗呼冶坊浜者，為游船停聚處。每當曜靈西匿，蟾魄未升，歌吹遏雲，畫橈動地，紅妝與烏帽相掩映，居高臨下，固莫不歷歷目前也。

周新官黑而津

嘉慶初，蘇妓有周新官者居山塘，面黑而津，嫉光眇視丰致嫣然，時人以墨牡丹稱之。

趙某官溫婉而捷給

嘉慶初，蘇妓趙某官居閭門之上塘，溫婉而捷給，長筵廣席，各勸一觴，莫不欣然受之。悅濠上某欲嫁之。某初饒於財，喜狹邪游，丈夫也，而嫵媚若巾幗，諸校書爭愛之，由是家中落，不名一錢。聞趙言，以匱乏告。趙招之至家，衣食供奉如伉儷然，雖時出見官，而臥榻側久不容他人躡睡矣。

李新官吐辭伉爽

李新官，字晚蘭，泰州人。嘉慶初，居蘇州之算盤巷。眉不畫而翠橫一字，髮不髻而綠透三層，吐辭伉爽，略無浮文，而摻摻長爪，雅自愛護。有謂其所歡亦長爪者，或偶晤於方輶之處，戲驗之，良不誣。

程月娥玉淨花明

程月娥，籍新安，嘉慶初至蘇，居楊庵街。玉淨花明，雛鶯鳳。年□五，以父死不克償逋負，遂入青樓，故酬對羞澀，而女工獨嫻，兼善刷印碑版坊刻，稱之曰校書，名實相副矣。

舒鐵雲認藕雪為鄉親

嘉慶某歲小春八日，舒鐵雲在蘇州，飲於范少府之新柳詩屋，以女郎藕雪為觥錄事。酒闌索句，鐵雲知其越三日而瓜期初度也，乃即席占贈，書於琵琶之背。詩云：「鳳皇絃上細如塵，酒地詩天一種因。芳樹臨風新樂府，梅花生日小陽春。攜來鹿脯能供客，載得鳴夷莫贈人。漫訝停橈便評泊，查橋支巷是鄉親。」

楊福齡春容大雅

嘉慶時，江寧有名妓楊福齡者，先居文德橋右，後移鍼巷。春容大雅，動止宜人，工琵琶、洋琴，偶一奏技，聽者神移。其母若妹皆盲於目，家中食指以百餘計，胥仰給於福齡。而所得纏頭，或一疋綾，一斛珠，莫不珍重受之，不以豐菲為軒輊也。

楊多子為人所珍慰

楊多子，嘉慶時之秦淮妓也。芳齡荳蔻，羞靨芙蓉，六寸膚圓，春光緻緻，不諳絲竹之技，而拔來報往，蹀躞甚勞，見者皆珍慰之。

蘇綠珠諳素女術

蘇綠珠為小脚妹，江寧之天方教人也。容曜秋菊，采麗春葩，間或按象版，炙鵝笙，紫腔綠韻，才一繞梁，玉塵乃簌簌下落。嘉慶時，居八府塘西。先是，小脚擅名河上，綠珠嗣起，一時幾有二喬之目。且諳素女術，凡與昵者，輒不忍舍之。

王倚紅動止無俗態

王小苻，字倚紅，嘉慶時之江寧名妓，瑤霧閣豔雪女也。適伶人郭蘭。年□七，美麗不遜其母，而冷雋處或又過之，蓮瓣纖纖，花鬢裊裊。一日，有客過之，值其晨妝未竟，悄擁圓冰，手挽青絲三五絡，猶委地尺餘，雙腕瑩膩如雪。客至，迺提鞋偃母，淪茗呼奴，秀可療飢，嬌真消渴。蓋豔雪早與韻秋、春痕、秋影諸人角勝花場，小苻湔染既深，動止自無俗態也。